



XUANPING

世界文学名著

选评

第四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XUANFENG

第四集

世界文学名著选评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选评

第四集

本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42 千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000

统一书号: 10110·223 定价: 1.16 元

目 录

- 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王璧城(1)
——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 奥瑟罗和伊阿古的矛盾冲突……………陈 挺(13)
——莎士比亚《奥瑟罗》评析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曲赞歌……………王秋荣(23)
丁子春
——评弥尔顿的《失乐园》
- 丰富的幻想 深刻的寓意……………叶继宗(38)
——读《格列佛游记》
-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浅谈……………施咸荣(47)
- 《匹克威克外传》的社会意义与幽默艺术……………宋何勤(56)
郭珊宝
- 用巨大的力量去争取美好的未来……………胡正学(63)
——浅谈《巨人传》的思想意义
- “爱情真神妙”……………翁长浩(72)
——简论高乃依的《熙德》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 激烈的悲剧冲突 精辟的心理分析……………张世君(81)
——读拉辛的《安德洛玛刻》
- 一部出色的哲理小说……………徐慧萍(91)
——评伏尔泰的《老实人》
- 《新爱洛绮丝》的感情描写……………巴文华(101)
- 老爷输给仆从 平民战胜贵族……………王远泽(110)
——浅论《费加罗的婚姻》

- 《欧那尼》的时代意义和艺术特色……………罗晓帆(119)
- 评《巴马修道院》……………陈伯通(128)
- 《高龙巴》的思想和艺术……………段 炼(143)
- “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罗国祥(154)
- 读左拉的《金钱》
- 淡雅动人的风情画……………冯汉津(166)
- 简评都德的《小东西》
- 狂飙运动的战斗旗帜……………饶芃子(176)
- 试论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
- “昏惨惨似灯将尽”……………翁义钦(186)
- 简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 ✓ 新旧交替时期的神圣诗篇……………曹让庭(196)
- 论但丁的《神曲》
-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曲”……………黎皓智(210)
- 读卜伽丘的《十日谈》
- 热情歌颂征服自然的英雄……………华中思(220)
- 评荷马史诗《奥德赛》
- 开悲剧艺术历史之先河……………周迪芬(229)
- 谈谈埃斯库罗斯和他的《普罗米修斯》
- 大放异彩的喜剧艺术之花……………孙子威(240)
- 试析《阿卡奈人》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 ✓ 古希腊悲剧的典范……………肖采云(248)
-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浅析
- 农民起义的壮丽画卷……………黎 倩(256)
- 读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 对金钱权势的有力抨击……………宋寅展(268)
- 评《白痴》中女主角的悲剧形象

感人至深的“俄罗斯灵魂”	刘国屏 (275)
——长诗《俄罗斯女人》简评	
淳朴的幽默 辛辣的讽刺	刁绍华 (283)
——读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	
武器，能否永别	刘荣新 (294)
——评《永别了，武器》	
《源氏物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许虎一 (307)
一束动人心弦的故事	彭端智 (322)
——介绍泰戈尔的《故事诗》	
从戈拉的形象看泰戈尔的社会观	金 易 (330)
——读泰戈尔的《戈拉》	
“鼠疫依然存在”	江伙生 (342)
——读加缪的《鼠疫》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扬 帆 (351)
——读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	
人类世界的永恒的荒谬图象	王文彬 (359)
——谈谈《第二十二条军规》	
寓严肃于荒诞之中	紫 葳 (369)
——读卡夫卡的《变形记》	
栩栩如生的列宁形象	戴屏吉 (375)
——读高尔基的《列宁》	
绞刑架下的歌声	曾 卓 (387)
——读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在战斗里成长 在胜利中前进	王忠祥 (395)
——浅析《共产党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后记	(406)

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①

王璧城

乔叟（1340—1400）历来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英国文学史常常把十四世纪称为“乔叟世纪”。这样的盛誉并不为过。乔叟奠定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首创了英国“双韵体”诗。他的文学创作，不仅成为英国中古文学的总结和英国民族文学的集大成，而且是英国近代人文主义文学的甘冽芬芳的滥觞，并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乔叟的一生广泛接触过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对英国上自官庭、城堡，下到市井乡里的整个社会，有着实际的深切的了解；他还多次旅行过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以及法国，扩展了视野，敞怀呼吸了人文主义的新鲜空气。这些都为他一生丰富而精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公爵夫人之书》、《众鸟之会》、《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善良女子殉情记》，以及许多抒情短诗，都有很高的成就。而晚年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更是他先进的思想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才能的完美结晶。它不仅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巨大意义，而且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闪耀着独特艺术光彩的瑰宝。

《坎特伯雷故事集》采用了“框架故事”的结构。即借助一些“陪衬”小故事，把原来分散的、独立的故事联结成一个有机的统

一的作品。这种形式虽然古已有之，但乔叟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创新。故事集里不仅有“总引”，而且几乎每个故事都有“开场语”、“收场语”，有的还另有“前引”。这些“陪衬”故事，除了具有结构上作为联结的纽带作用外，本身又是整个故事中极为鲜明生动的部份。特别是“总引”，无论从内容还是题旨上看，它实际是全书精巧的缩本。同时，乔叟还采用了多种手法，巧妙自如地避免了这种结构往往带来的刻板的缺陷。《坎特伯雷故事集》虽也沿着框架依势构筑，但却不乏缭乱的变化。例如第二十二个故事，乔叟出人意外地安排了两个突然降临的半路来客，让其中的乡土叙述和他同来的寺僧的故事——遵循而不墨守，作茧而不自缚，变中有序，繁而不乱。这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同类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地方。

乔叟的艺术独创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两条画廊的设计上。故事一开始的“总引”，在春色浓郁的大自然的背景上，构筑了一条色彩缤纷的画廊；画廊中走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分别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的职业。乔叟对他们一一作了介绍，用墨虽有浓淡之分，运笔也有工疏之别，但都能突现人物的本质特性，而且总是同人物自己的身份、地位、修养、生活习惯等相适应。乔叟让这些各具鲜明性格的人讲述了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思想观点、兴趣爱好等相一致的故事（就整体而言，也有个别失笔）。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又看见依次走出了社会上各阶层的代表，它同“总引”中展现的画廊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奇异景象：在一条画廊之上构筑了一条复道——同样是一个千姿百态的画廊。乔叟让两个画廊中的人互作补充，互为身影。试看香客中的磨坊主，是一个满口淫猥而又善于偷麦的家伙；管家就叙述一个磨坊主怎样为了偷麦粉而机关算尽，结果落得妻子和女儿同遭失身，自己还被痛打一顿。再如香客中的游乞僧，是一个放荡无羁、极度贪婪钱财的人；法庭差役就讲一个游乞僧看到施主的妻子，“客客气气地站起来，紧抱着她，温存地吻她”，接着绘神绘色地讲述了这个虚伪狡

诈、厚颜无耻的游乞僧怎样向主人勒索银钱——乔叟就这样让两条画廊互相辉映，使人物的线条更加清晰，色泽更加鲜明。这不能不说是乔叟的匠心独运。

乔叟是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先驱。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得到多方面的表现。而这首先集中在他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上。

乔叟曾在他以前的作品《荣名的宫殿》里说爱情是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律师说在乔叟的书里，“记载的情人们比奥维德在他的旧诗笺中所提到的还多”。在故事集中，“爱情战胜一切”、“爱情高于一切”的主题十分突出。从篇幅上看，占整个作品的将近二分之一；从布局上说，开宗明义，第一到第六个故事都是爱情的题材。

故事集的第一篇讲骑士阿赛脱和派拉蒙同时对公主爱茉莱一见倾心。故事详细描述了这两个发誓要竭诚相助的姨表兄弟，因为爱情而誓不两立，表现出中世纪骑士固有的荣誉观念原来经不起爱情的轻轻一击。他们决斗前向神的祈祷具有象征的意义：派拉蒙祈求维纳斯的保佑；阿赛脱祷告马尔斯的庇护。结果阿赛脱死于意外事故，派拉蒙终于得到了爱茉莱。这是爱神对战神的胜利。第五篇故事表现同样的主题，写的是爱情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叙利亚苏丹倾慕罗马公主康丝顿司的美色，他毫不迟疑地宁可背叛伊斯兰教。我们再摘录故事集中的一些话：

“谁能以法律加之情场中人。”

“一个人要爱就不顾一切。”

“每个人为了爱情一定要挣扎到底。”

“爱的神呀……那是个如何伟大的主宰……”

（维纳斯）“能指引着整个世界。”

——“爱情至上”、“爱情战胜一切”，就是这些故事所强烈表达的思想。这在今天自然应该受到摒弃。然而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对“人”和“人性”的发现，对禁欲主义宗教世界观的第一次强力冲击，都是通过表现性爱的主题而得以实现的。它在历史上曾经功绩卓著。

最能表达乔叟婚姻爱情观的是“巴斯妇的故事”。巴斯妇是市民社会中的普通妇女，有着炽烈火辣的性格。她自十三岁以来就在教堂门口嫁过了五个丈夫，而且“我欢迎第六个来，不论何时”。她的开场语是全部故事中最长的一篇。这是她阐释自己婚姻爱情观的长篇论述，又是挞伐中世纪禁欲主义世界观的檄文。她对《圣经》以及历代史书、经籍中关于女子贞操的说教，作了摧枯拉朽式的攻击。她毫不遮掩地直言自己对两性问题的看法：“男女可以彼此赏识”，“为了传种，也为了取乐。”在中世纪，如此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性爱观点，简直要令人瞠目结舌。她一无顾忌地尽兴谈着自己的“秉性好耍”，抽丝剥茧地驳斥禁欲主义世界观，宣扬及时行乐和享受人生。她用《圣经》以及耶稣和圣徒的言行，对教义步步进逼，使其无所遮拦，捉襟见肘。她有一段釜底抽薪式的话：“假如不下种子，处女又何由得生呢？”——一个人尽皆知的简单道理从未有人道破，巴斯妇以粗俗的语调，一下点穿了宗教理论的混乱和荒谬。在启蒙时代法国作家狄德罗的《修女》中，苏珊曾经愤怒责问，如果修女都是给耶稣当妻子，那么“当丈夫的要这么多疯疯癫癫的处女做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诘问。而乔叟却要比狄德罗早出近四个世纪！

基督教宣扬女子守贞，要人们拒绝人世的性爱而尊奉天堂的神爱；弃绝现世的享受而换来来世的幸福。乔叟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伦理观念和对人生的看法：“啊，爱情何尝是罪恶！”巴斯妇的婚姻观是惊世骇俗的，它自然只是乔叟婚姻观的信息传递。乔叟在故事集中热烈赞颂人世的婚姻“是一个伟大完善的圣仪；谁若没有妻，我就认为他是个丧失了灵魂的人。”（《商人的故事》）“人

们所谓的婚姻生活，却是一种幸福的羁绊，实为主权的伸张，并非服役。”（《学者的故事》）

巴斯妇的故事还提出了一个“什么是幸福美满婚姻”的问题，它是通过女权问题，以在家庭中男女谁该占统治权的争论的形式提出的。巴斯妇自身的经历，以及她讲的一个具有神奇的童话色彩的故事提供了完整的答案。巴斯妇的答案分两步推导：一，妻子首先取得绝对控制权；二，以实现夫妻平等，建立融洽和谐的家庭。巴斯妇有一句话：“虽然我是罪人，却不得不如此，否则我就无以自救了。”外露精明强悍近于狡诈蛮横的巴斯妇，内心深处也还流着千年妇女的辛酸泪。她的“就这样咬住我的年老的丈夫们”，不仅具有对不合理和不幸婚姻的反抗性质，也是她争取女权和夫妻平等的一种过正的矫枉。在巴斯妇同第五个丈夫的关系中，两步推导的答案就较清楚。这是她一生中惟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可是“他待我最恶”。巴斯妇对他针锋相对，并且“用了巧妙的手腕，克服了他的一切”，取得了对他的“支配权”，家庭中随即出现了一幅和谐美满的图景：“此后我俩从未再有口角。上帝助我，我为他的爱妾，对他忠笃，由丹麦到印度，找不出第二个来；他对我也是一样。”这就是巴斯妇真正向往的婚姻。

巴斯妇讲的神奇色彩的故事，答案是相同的，并且它最能体现乔叟进步的爱情婚姻观。一个武士将被处死，惟有的一线生机是要在一年零一天中回答出“女人最大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武士访遍四海，没有两个人有相同的意见。最后，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妪告诉他：“最愿能控制得住她们的丈夫或情侣，做他们的主宰。”限期的最后一天，武士当着王后、贵妇，以及许许多多已嫁未嫁的妇人和寡妇，宣布了这个答案。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的，都说他应该得赦。”武士得救了，但老妪提出了她的惟一的要求：武士应娶她为妻。一个是高贵、富有、俊美、年轻，而另一个是丑陋、卑微、贫贱、老迈。武士感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但他不能违约，只得说出了“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听你调遣。”老妪取得了对武

士的“主宰权”，但她立即对武士说：“我这条性命尽可由你吩咐。”并旋即变成一个美丽温和的妙龄女郎，“凡能为他取乐的事，无不顺从。如是他俩同偕到老，十分快乐。”

在这段故事中，乔叟借老妪的口，逐条驳斥了婚姻中惟以身世、财富、年龄、相貌为价值尺度的浮俗观念，惟一肯定了以真挚的感情和相互了解为基础的婚姻关系。老妪变成了温柔美丽的妙龄女郎，这正表明在身世、财富和年龄、相貌上的一弃一扬。前者是应该完全摒弃的；后者的要求却有合理的成份。在文学史上，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许多进步的文学家写过许多反对封建等级观念、宣扬爱情自由的作品。但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常常以“贫贱”的身份始出，而最后却总“发现”他们有着高贵的身世和富有的资产。这种“至善尽美”的结局处理，正反映出这些作家思想中的陈旧印记。相比之下，生于前的乔叟则要高出这些先进的后辈许多。当我们今天读到恩格斯论述未来社会的“真正合乎道德的婚姻”——以互爱为前提，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那种完全排除了金钱和其他一切社会权力因素的男女平等的爱情^②，我们将会感到，在整整五个半世纪以前，乔叟的婚姻观中已具备了多么合理的“内核”啊！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③乔叟提供了前人未提供的，乔叟也提供了为许多后人未能提供的。乔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真正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同乔叟的婚姻观紧相联结的，他在作品中热烈地赞颂了女性的美和女性的尊严。他借人和“神”的口，一概否定了历代史书、经籍中对女子的一切诬蔑羞辱之词。巴斯妇是反唇相讥；冥王的妻后勃洛梭姆对此表示了最大的藐视：“你们男子所写的一切羞辱女子的话，我却满不放在心上，我看去不如一只蝴蝶的价值。”同时，乔叟还在牛津学者和自己讲的故事中，塑造了格丽西达和慎子夫人这两个作为“世上的楷模”的女性。格丽西达的故事许多情节使人

想到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诗人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她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④也完全能与沙恭达罗相颉颃。乔叟对她表示了最大的尊崇：“世上未见一个男子比得上女子的谦逊或有女子那样一半的忠诚。”而慎子夫人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完美女性，她博闻广识，头脑清醒、冷静而卓有见识，在才智方面远胜过好胜逞强、任性使气的丈夫。这是验证乔叟提出的“一个妻子就是男人的助手，男人的寄托，是他在世间的乐园，也是他的消遣处所。”乔叟借一位无名作家的诗句作为自己最高的赞辞：“什么比金子还好？碧玉。什么比碧玉还好？智慧。什么比智慧还好？女子。什么比女子还好？没有了。”

乔叟这种对女性的赞美，有别于中古骑士文学。它不仅充满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对现世人生的积极乐观的认识，而且无处不包含着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世界观、宗教伦理道德和历史偏见的坚决否定。

乔叟的世界观有着诸多的进步的和民主性的因素，他对英国十四世纪封建阶级的抨击是很广泛的。他反对专制暴虐的统治，抨击“强权即公理”的强盗逻辑：“一位篡位的暴君和一个罪犯和流贼之间，我说也是一样，并无分别。”（《伙食司的故事》）乔叟反对和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只承认道德是评断人优劣的惟一尺度：“凡是那不论公私都以道德为上、一心要做出高贵的事来的人，方可算得最可尊敬的人。”“哪管他是公是侯，凡行为卑下的人都是小人。”（《巴斯妇的故事》）乔叟从人道主义出发，颂扬了人类的怜悯心：“做一个人君岂可不知怜悯宽恕，岂应一味象雄狮一般不分善恶。”（《武士的故事》）乔叟还揭露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医生的故事》）、金钱的罪恶力量（《赦罪僧的故事》）、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管家的故事》）。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乔叟在作品中把腐败的教会和堕落的僧侣当作抨击的最大目标。僧侣的奢侈靡烂的生活，贪婪无度的本性，虚伪狡诈的心术，厚颜无耻的

行径，一一都在乔叟的笔下暴露无遗。还在“总引”中，乔叟介绍各位香客时曾声言要“据实而言”，要“每个字照样说来，尽量不走样”。就在这种“客观”的描述中，众多的僧侣，除穷牧师以外，实际上组成了一幅群丑图：修道僧穿着国内最讲究的服装，别着金铸的饰针，“他的秃头光亮如镜；脸上也是一样，似乎擦了油一般”。游乞僧是一个“放荡无羁而自负的人”，他熟识每一个客店老板和酒排姑娘，他对富人“毕恭毕敬，奉承奔走”，为的是“有利可图”。教会法院差役的外貌则使人一见而厌恶得作呕：“火一样红的天使般的脸，长满了白头脓疱，眼睛只剩下两条线，黑眉上生了很多痂，稀朗朗几根胡须，他热情，好色。”对女修道院长的描述：“她的微笑天真而腼腆……她的上唇擦得干净，不使杯边留下任何薄层的油渍；她进食时一举一动都极细腻”，乔叟虽是娓娓写来，却隐含着冷嘲和讥讽，活画出她的处处模仿贵族女子的矫揉造作之情和故作典雅之态。而在故事中出现的僧侣群，更是一伙无耻之尤的结集体。他们几乎无一不是伪君子、骗子手、色情迷、饕餮徒，有的更是数毒兼具。乔叟对他们的鞭挞总是最有力的，讽刺和嘲笑也是最尖刻辛辣的。故事集中时或借各色人物的戏言谑语，时或让教会中的人自相毗睨齟齬，使他们的败行劣迹无不公之于世。乔叟揭露的已经不是僧侣个人。乡士的故事中有一段话：“不要认为我在污蔑你们的教会，虽然我讲的是一个僧士的事……你们都知道基督的十二门徒中除掉犹大并没有第二个叛徒。”可是他却讲了一个又一个僧士，而且一个比一个更为丑恶。乔叟的用笔时虚时实，时擒时纵，然而矛头明白无误地指向整个教会和作为整体的僧侣阶级。

最能表明乔叟对教会和僧侣的态度的还有差役讲的一个故事。乔叟完全脱下了“宫廷气”^⑥的外髦，而显露出自己杰出的幽默和冷嘲热讽的才具。故事讲一个“虚伪欺诈，实在可恶”的游乞僧，唠叨不休地纠缠着卧床不起的病主，一定要勒索出钱财来。这个财迷心窍的游乞僧最后却只得到了一个连“拖车的马所放的屁也没有借

大的声音”的屁。接着又详尽地叙述了如何让十三个游乞僧均分这个屁的声音和臭气。故事虽然显得粗鄙，然而它是粗鄙庸俗的法院差役在“满心愤怒”中，以牙还牙地回报游乞僧而讲的故事。乔叟这样安排，正表现出他对虚伪欺诈、贪得无厌的僧侣的极度鄙视和憎恶。乔叟的笔下，嬉笑怒骂，字字皆刀剑矢石，教会和僧侣确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死去。”⑥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广阔的现实主义画卷。它艺术地再现了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态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面“完整的镜子”。高尔基曾这样评述：“英国是现实主义的创造者：远在十四世纪，那位被尊为英语之父兼现实主义奠基者的酒商之子，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诗中描写一班各自为了俗务而旅行的人们——商人、猎人、农夫等等——的生活，写生一样地刻划他们。”⑦《坎特伯雷故事集》作为一面“镜子”的特殊价值，更在于它深刻形象地反映了英国主要社会力量间的相互消长，揭示了英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乔叟的两条画廊，有着相同的两个最大的人群：僧侣阶层和第三等级的市民。这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当时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力量的状况，体现出英国社会力量结构的特征。《巴斯妇的故事》里形象地说：“目前有许多化缘的僧士们，布满了各地域，各河流，象日光中的微尘似的。”但英国又是城市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到十四世纪，市民等级的力量已象春天万木的根须，有力地深扎在社会土壤中。这两种力量的抗衡正是英国当时历史时代的特点。故事集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发展的画卷：教会势力虽然还遍及各处，但已呈现出日薄西山的昏黄景象，新兴的市民阶级却生气勃勃，充满着自信力和乐观精神。第二十二个故事中乡士对寺僧的大胆抗命具有一定的社会概括意义，他不怕寺僧的威胁，要把他“那一套把戏都给暴露干净！”而寺僧却只能徒怀着心头的恼怒，羞惭满面地跑开。第八个故事关于地狱的一段荒诞虚构，有更深刻的含义：一名游乞僧的幽

灵被捉进了地狱，看到了两万名为被打在“魔鬼的洞穴”里的游乞僧，其惨状使他还阳回到人世后“还在吓得发抖”。这两个故事，典型地表现了教会和僧侣阶级在社会上已一落千丈的地位和他们虚弱不堪的内在精神状态。他们同新兴的市民阶层相比，已经只能是万木前头的病树，千帆过处的沉舟了。

作为处在英国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乔叟所具有的意义是站在新兴市民阶级的立场上，从人民大众的角度来看待和描绘这个历史上的春秋代序、物换星移的转变过程。乔叟的身上虽然还残留着基督教的烙印，《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对耶稣和圣徒的崇仰，对基督教教义的宣扬，对虔诚的教徒的赞美，也有宿命的思想和宗教的神秘色彩，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和享受现世人生的热烈追求和赞美。在创作手法上，总的说来，乔叟完全摒弃了宗教文学的传统，代之以全新的写实的手法，用生动活泼的人民的语言描摹现实社会，状写世俗人的世俗生活，强烈地传达市民阶级的情绪、要求和愿望。同这新时代的气息相合拍的是，故事集处处表现出乐观和明快的情调。大自然是那样充满生机；行进在朝圣路上的三十多位香客又是那样妙趣横生。乔叟让这些人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人间喜剧”的画面。乔叟笔下的这个五光十色的人群，是一幅早出莎士比亚二百年的“福尔斯塔夫”式的图景。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群形形色色的香客，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理想社会”——一个“共和国”。这群香客，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领袖”由客店老板就任。这是由他自荐而获大家一致通过。这里已经完全排除了千百年传统的世俗习惯。出身的贵贱，职位的高低，贫富的悬殊都已经不起作用。武士、僧侣、律师……无一例外地都要听这个市民的指挥，“大小事情都交给他调度”。但是“领袖”的地位又并不具有神圣的绝对性质，赦罪僧就曾取笑老板“周身有罪”，醉熏熏的磨坊主在马上东倒西歪，不听他的吩咐而争讲故事——一切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特权。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乔叟以

前，从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鹑鸪国”开始，到乔叟以后拉伯雷的“德廉美修道院”，莫尔的“乌托邦”，斯威夫特的“马国”，伏尔泰的“黄金国”……都描写过理想社会。歌德的浮士德更率领人民填海造地，他在“宏福的预感之中”由衷地喊道：“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可是这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借用的莫不是神话、童话、寓言的形式。而中世纪的乔叟，则让世俗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群组成了“自由的国民”，让他们欢悦地行进在通往坎特伯雷圣地的“自由的土地上”——这里不正寄寓着乔叟的理想么？

形形色色的香客向坎特伯雷朝圣的路原是出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开辟的路却是入世的。这不仅是指题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是指它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的意义。乔叟揭开了即将来到的英国文学的光辉时代的序幕，为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开拓了道路。歌德曾同爱克曼有过一段谈话：“莎士比亚的许多天才奇迹多少还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有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那股强有力的创作风气。”^⑥乔叟就是英国最早的一代文风的巨人。我们在莎士比亚汪洋大海般的创作中可以清楚看出，无论是他的五光十色的社会，他的千古不朽的福尔斯塔夫，他着力表现的“爱情战胜一切”的主题，有的虽然渊远流长，但乔叟无疑就是莎士比亚创作中的一股趵突的涌泉。以至乔叟的许多文学语言：“正如一座坟墓，外表装璜瑰丽，却谁都知道里面是一具尸首”、“欲念就在这里控制了一切，嗜好战胜了识别力。一只母狼也是天性最低贱的”……这些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到光辉的再现。乔叟是莎士比亚一个多么伟岸的先导！

〔注释〕

- ① 依据方重《乔叟文集》译本。
- ②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③ 《列宁全集》二卷，150页。